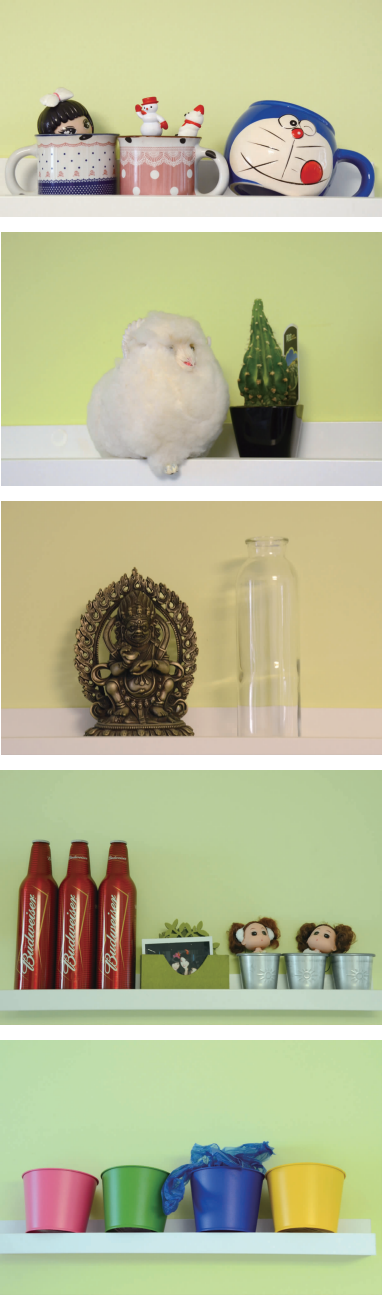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当我谈家时我谈些什么（下）

户主: 苏南

地点: 翼文苑小区

房龄: 未满 3 年

我爱我家

i love my family

□ 苏 南

我一直认为,有了房子并不代表有了家。记得一位恩师跟我说过,他曾经动过心思换一套新房子,但他的儿子反抗了,我相信理由很丰满:譬如熟悉的生活环境,多年积攒下来的记忆,以及由此而来的温度、气味、情感等等的层层发酵。

之所以说得这么“神乎其神”,是为家里的凌乱不堪打好基础。坐在电脑前写文字的此刻,放眼望去,沙发上堆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衣服,跑步机上放着一双落满许久的跑步鞋,高低柜上的吉他他很久没碰过,也始终未将它收起来,书架上放着无数个不知从何处淘来的杯子,它们无一例外成为积攒灰尘的脏杯子……忙是借口,懒是真相。

不扯了,还是聊聊装修那会儿的事。当房产证、土地证终于改成我的名字后,我才开始细细端详这个属于我的房子。光线暗淡,小里小气,刚进门的时候无需抬头就看到了一尊佛像……阿弥陀佛,在此无任何不敬,但确实关乎信仰,于是只能拜托前房主将它请出去。

待前房主将所有东西搬走后,我就开始对它大动干戈,前后共砸了三面墙,拉走满满一车的建筑垃圾,花了好几百的大洋。这番大动作后,房子的视野终于开阔了,想来之前这房子得住好几个人,但今后它只要够我一人折腾就够了。哦不,一个人太寂寞,既然有了房子,不如找个人一起撒野。

在正式装修前,我就对房子风格万分笃定:绿色、白色为主调,简简单单,有足够多的地方可以放置杂七杂八的零碎小件。当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心思时,他们嘲笑我将弄出一个幼儿园来,害得我满脑子也是一片花花绿绿。管你们呢,在得到房子之前,我已经翻阅无数本装修类书籍,怎么说都有点“没见过猪跑总吃过猪肉”的意思。

以最后的装修成品来说,的确该绿的地方绿了,该白的地方也白得清清爽爽。多半朋友对我家的厨房一见倾心,绿色的瓷砖搭配白色的橱柜,一点都不复杂。说起来还有个秘密值得分享,绿色瓷砖原本是外墙砖,去买的时候听说我是用在厨

房的,老板还担心是不是很难打理。实际情况是,一点都不难打理,现在的厨卫清洁剂很强大,要相信它们。而且外墙砖的价格是谁都会怦然心动的,价格基本上是一般瓷砖的零头。在卫生间装修这块,我也用了灰色的外墙砖,效果也相当酷。

前段时间,一位长辈送东西来我家,我躺在床上不肯起床,她就跑到卧室来和我打招呼。“你家没有床的啊?”哈哈,阿姨,我这是永远不会摔到床底下去的床!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买床,而是做一张与众不同的床,你也可以称之为改良版的榻榻米。就是将四周都做实,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分割好,它们是非常强大的储物空间。年轻人很接受这种做法,但长辈会考虑这样的设计比较难搞卫生,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强大的吸尘器,问题也不是很大。毕竟,小空间里要设计尽量多的储物空间,也是需要考虑充分的。

两个月前去宁波的宜家逛了一趟,宜家售卖的很多东西非常适合小户型,这次就添置了照片墙,一黑一白的小桌子,以及厨房里离不开的瓶瓶罐罐。其实在装修那会儿,就从上海宜家搬回来很多东西,比如 89 元一张的高脚凳,高低柜,还有卫生间里全部的挂物架。宜家的灯具也颇适合小户型,但我不建议千里迢迢往家搬,甚至不建议去网上购买,因为后期安装、维修都会是大问题。我就吃过这个亏,客厅主灯坏了后一直修不起来,最终还是到建筑装饰城买了新的灯,但前前后后将一位电工师傅折腾了三趟。

其实家里还有面墙,乱得颇令我满意,喜欢的书、大大小小的盒子、五花八门的杯子、萌得毫无用处的玩偶等等,纷纷在这里找到各自的位置。这面墙原本是卫生间和客厅的阻断,但我敲掉原本的实墙,换上质感灰蒙的玻璃,做成了一面书柜,隔断全部采用定做的玻璃,价格也非常实惠。或许有人会觉得玻璃那么脆弱,怎么可以承受上百本书的重量?放心,除了你那颗容易受伤的心是脆弱的,玻璃坚强得让你惊讶。唯一让人崩溃的是,灰尘真得无处不在,它始终是你打扫卫生时的天敌!

最近趴着擦地的时候,总会发现瓷砖新添了几道细细的裂纹,又或者是墙壁不知何时多了黑色印渍,这些新改变都会让我惊喜。我觉得家,就应该是个存留岁月痕迹的地方。如果它干净得让人不敢放松,我就没有办法信任它。

后来呢?后来香港海港城的售货员送我一枚圆珠笔,我就小心翼翼地捧回家,放在那不舍得用;后来从北京 798 艺术区淘了一对杯子,用卫生纸卷了一圈又一圈带回来,从没用它喝过水;后来在杭州买 DQ 冰激凌吃的时候,获得一只泰迪熊赠品,红红的她安然坐在照片墙的最高处……后来,我们两个人在家里欢喜有时,恼气有时,年华逝去、相伴到老终有时。



旅游巴士



游走在内蒙以西

□ 张清雅

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问我内蒙古是什么样,这一定是我的回答,可这是蒙西之行以前的回答。去年 9 月末,我与同伴南瓜决定在毕业前沿着“丝绸之路”前行,西北大地的人文、地理、风情、饮食……都深深吸引着我們,让我们迫切地搭上西行的列车。

我们在兰州吃完牛肉面,跨过黄河,骑上鸣沙山的骆驼,映着月牙泉的月光,当我们落脚在酒泉中转时,同行的驴友告诉我们现在去额济纳旗最好,是观赏胡杨林的最佳时节,去了一定不会失望。于是我和南瓜临时决定改变路线,一同前往。

由于从酒泉前往额济纳旗的唯一方法是搭乘一天两班的长途大巴,我们便决定在汽车站旁边的小旅店住宿一夜。隔天,南瓜同学在我昏睡于美梦中时,已买好车票,回到住处把我叫醒,早上 8:30,我们正式开始蒙西之旅。

额济纳旗,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,阿拉善盟,面积达 11.46 万平方公里,多为无人居住的沙漠区域。大巴开出酒泉城区后,在抵达额济纳旗的 6 个小时内,我们看见的几乎只有戈壁、白杨、零丁的人家、空旷的大地,好像我们只能选

择前行,无路可退,也无路可选。下午 4 时左右,我们抵达额济纳旗汽车站,汉蒙双语的路牌,让人感觉新奇而神秘。我们走出不大的汽车站,逃脱“黑车”司机的包围,十分幸运地遇上一位当地大叔。大叔以每位 3 元的低价把我们拉到镇上,并答应我们在他家院子内搭帐篷露营。路上,大叔一边用汉语跟我们介绍额济纳旗风土,一边用蒙语和孩子们说话,整个途中徒增几分神奇的异域感。

安置好行李,搭好帐篷,我们便出门“逛街”去了,地广人稀的额济纳旗,家家户户都是平房大院子,些许人家还在院子内立起巨大的蒙古包,吸引游客。镇子很小,横竖加起来只有 3 条街,旅游旺季的主干道已经被各路旅游大巴和自驾游的汽车占满。沿街走来,街边卖哈密瓜的小贩最是常见,我终于在一个头戴维吾尔族花帽的爷爷的哈密瓜摊前,忍不住上前询问,爷爷热情地请我们品尝。额济纳旗临近哈密,日照时间长,长出的哈密瓜着实甜蜜多汁,一元一斤的价格让我们不敢相信,直接抱上两个,一路开心大吃起来,舟车劳顿之苦被蜜瓜的香甜驱散得无影踪。

初临一地,看日出已成为我们的惯例,到了额济纳旗也不例外。10 月的蒙西,早晨 5 点,羽绒服加大围巾陪伴我们等候日出。进入额济纳旗胡杨林景观区后,我们直奔风景最佳的二道桥。随着太阳一点点升起,阳光碎落洒入金胡杨林,片片树叶似乎都在发光,美得让人无法言语。木制的林间小道让我觉得离它们太远,于是直接踏入了树林沙地。碧蓝的天空没有一点杂质,满眼金黄的树叶就像一幅油画。绕过一个弯,河流横亘,几棵胡杨枝干延伸河上,一群写生者正在河边静静描绘,慢一点,再慢一点,此处风景独好。

“生,千年不死;死,千年不倒;倒,千年不朽。”这是额旗人形容他们心目中的英雄——胡杨的一句话。下午时分,我们来到距离额济纳旗镇 28 公里处的怪树林——人称胡杨的坟墓。无际的沙漠中,干枯的胡杨张牙舞爪,如战后的沙场,在清透蓝天的映衬下,更显悲怆,光秃的枝桠,不倒的身躯,犹如对生命的不舍,向苍茫的老天再求千年的生命辉煌,这震撼人心的极致之美,让我们似乎走进了一座怪诞迷城。

“爱她,请带她来胡杨林,这里是天堂;恨她,请带她来胡杨林,这里是地狱。”额济纳旗便是这样一个天堂地狱一线之隔的地方,有爱有恨,让人不舍离去。

